



2018

中国

中篇小说
年选

中国文学年度盛宴
人文华夏气象万千
花城年选系列

谢有顺 编选

花城出版社



2018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谢有顺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 谢有顺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8823-8

I. ①2… II. ①谢…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705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欧阳蘅 蔡 安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庄海萌

丛书篆刻: 朱 涛

封 面 图: (清) 上 睿 携琴访友

-
- | | |
|------|--|
| 书 名 | 2018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2018 ZHONGGUO ZHONGPIAN XIAOSHUO NIANXU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22.75 1 插页 |
| 字 数 | 410,000 字 |
|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65.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写作无权蔑视“现在”

——代序《2018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谢有顺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极为重要一个阶段。四十年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如何认识、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国作家如何表达这四十年里人的生活处境，如何书写自我的经验、他者的经验，是一个既复杂又现实的问题。但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的谱系里，最迫近、最当下的经验往往最复杂、最难书写，也最不值钱。小说、影视界重历史题材过于重现实题材；学术界也重古典过于重当代。厚古薄今的学术传统一直都在。也不奇怪，当下的经验芜杂、庞大，未经时间淘洗，对它的书写，多数是不会留下痕迹的。

我想强调的是，没有人有权利蔑视“现在”。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无论是取何种题材，它都必须有当代意识，必须思考“现在”。持守这个立场，就是一个作家的担当。波德莱尔曾经把能够描绘现代生活的画家称之为英雄，因为在他看来，美是瞬间和永恒的双重构成，永恒性的部分是艺术的灵魂，可变的、瞬间的部分是它的躯体——假若你无法书写当下、瞬间、此时，你所说的那个永恒，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都是直面和思考“现在”的，当然也包括好的批评家、学者，同样有一个如何思考“现在”

的问题。当年胡适说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最大，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则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我想，正是这“顾到当前”的现实感，使胡适成了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一个敏锐的触角。钱穆说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衰败，很大原因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而春秋战国时期，能迎来思想的黄金时代，得益于那时的思想有巨大的“现实感”，而不仅流于回忆和空谈。切近现实问题，切近当下，永远是新思想和新艺术的源泉。

作家急需重塑现实感，甚至建立起一种“现在”本体论，以通过思考“现在”来出示自己的写作态度。

一个对“现在”没有态度的作家，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而身处“现在”，如何才能处理好如此迫近、芜杂的当下经验，最为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尽管人的主体性可能得用一生来建构，人是什么，只有他所经历的事、走过的路才能说清楚。但文学作为时间的艺术，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现在”的绵延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人类才得以更好地理解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自己是什么。福柯说：“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文学也是如此。不少人都已经意识到，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尤其是新起的很多网络文学，虽然是在新的介质上写作，但骨子里的观念却是陈旧的，甚至是暮气重重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少了一点少年意识、青年意识，少了一点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五四”前后的先贤之所以精神勃发，就在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内心都充满着对青春中国的召唤，他们当年反复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的问题。

这种青年精神改写了中国的现状，也重塑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二

作家何以能思考普遍的人的状况，首先在于他面对和思考“现在”；一切有意义的历史关怀，都是“现在”的投射。许多时候，逃避这个世界，逃避自我审视，最好的方法就是搁置“现在”。

这令我想起，我每次路过中山大学里的陈寅恪故居，看着立在他故居门前的塑像，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何以晚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心血写巨著《柳如是别传》？他通过柳如是——钱谦益的侧

室——的人生，固然表达了生活中需要坚守的一些价值是比功名、利禄甚至生命更重要的，但更潜在的意图中，也许包含了陈寅恪对“现在”的看法。陈寅恪似乎想说，一个小妾，当年尚且知道气节，知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现在多少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反而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和坚持，不汗颜么？陈寅恪在诗中会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胜颂红妆”，这未尝不是一个内在因由。

可见，即使是个研究古典的学者，也应该有一种思考“现在”的能力。无借古喻今、以史证心这一“现在”的情怀所驱动，陈寅恪不会突然写《柳如是别传》。一个学者，不一定要研究当代，但至少要有当代意识，要有处理和面对“现在”的能力；作家要处理好这么复杂、丰富的当下经验（对于历史的长河而言，四十年也不过就是当下、就是现在），更要有一种当代意识，有一种直面“现在”的勇气。

写作既是对经验的清理和省思，也是对时间的重新理解。

从时间的意义上说，这四十年中国经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不仅是历时性的——不是一种经验死去，另外一种经验生长出来，而有可能是几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叠加在一起、并置在一起。认识到这些经验的复杂构成，生活才会有纵深感，才不会被描写成浅薄的现象组合。这就是本雅明的观点，他认为时间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时间不完全是线性的，而可能是空间的并置关系。如果只理解线性时间，而忘记了时间的空间性，可能很难理解今天这个多维度的中国。只有一种平面的视角，就会错以为生活只有一种样子、一种变化的逻辑；多种视角下的生活，才会显露出生活在多种力量的纠缠和斗争中的真实状态。

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构成自己的经验里，也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现在”之中，哪怕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不同的人也可能在经历不同的时间。并置反而是生活的常态。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深圳速度，是一种时间；但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农民经历的是另外一种时间，更缓慢的甚至一成不变的时间。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是有人在经历不同的时间，这种时间的空间性，使得作家的感受经常是断裂的、错位的。

作家不是通过一致性来理解时代的，恰恰是在疏离、断裂和错位中感知时代，不断为新的经验找寻新的表达方式。

海德格尔说，新的表达往往意味着新的空间的开创，而这个新空间的开创，既有敞开，也有遮蔽。当你意识到某种时间的空间性的时候，你的表达是在敞开，但是，这种表达背后也可能是在遮蔽。海德格尔在一篇题为《艺

术与空间》的文章中说，空间既是容纳、安置，也是聚集和庇护，所以空间本身的开拓，是持续在发生的事。它一方面是敞开，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新的人，新的生活，新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许多未曾辨识和命名的经验。在敞开和遮蔽之间，可能才是真实的生活景象。而这种“空间化”，如果指证为一个具体的城市，于不同的人，意义也是不同的。有人视城市生活为“回归家园”，有人则觉得“无家可归”，更有人对它持“冷漠”的态度。确实，一些人把城市当作家园；一些人即使在城市有工作、有房子，也依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也有一些人，他在一个城市，既谈不上有家园感，也谈不上流浪和漂泊的感觉，他只是处于一种“冷漠”之中。认识并书写出一座城市或一种生活的复杂和多面，这就是文学空间的开创。

三

任何新的文学空间的开创，都具有这种“敞开”和“遮蔽”的双重特征。以前些年的青春写作为例。当时出现的很多代表性作品，往往都有时尚的元素、都市的背景，主人公普遍过着一种看起来很奢华的生活。如果这一代作家只写这种单一的时尚生活，势必造成对另外一种生活的遮蔽，这些带有时尚都市元素的小说，如果被普遍指认为就是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那么若干年后，以这些文学素材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人，就会误以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享受奢侈品，都在游历世界，都在住高级宾馆。可事实是，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还有很多也叫八〇后和九〇后的人，从来没有喝过咖啡，没有住过高级宾馆，更没有出过国，他们有可能一直在流水线上、在铁皮屋里，过着他们那种无声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果没有人书写和认领，就会被忽略和遮蔽。

我把这种写作状况概括为“生活殖民”，一种表面上繁华、时尚的生活，殖民了另外一种无声、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生活殖民比文化殖民更可怕。这也是我为什么肯定一些打工题材作品意义的原因，它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反抗生活殖民的作用。

写出了时间的空间性，才真正写出了文学的复杂和多义。仅仅把时间、空间理解成是一个物理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写作就还没有触及本质。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它除了是物理学、社会学的，也还是审美、想象、

艺术的，当然也是精神性的。正是这样一种多维度、更复杂的对时间、空间的重新思考，会使我们对中国文学这四十年的发展有新的理解，而不会简单地以为我们只是在经历一种进程、一种节奏，还会看到另外一些之前不为我们所知的、被遮蔽的东西。

从这个层面上讲，作家既是书写时间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当他意识到时间的某种空间性，当他试图书写时间当中某一种被遮蔽的或者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是改变了时间，这意味着，他把现在的这个时间和另外一种时间形态，或者和我们经常说的永恒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和真正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而这一切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现在”。

只有一种“现在”，这个“现在”就是日常性的、物理的、平面的；发现很多种“现在”交织、叠加在一起，并进行多声部的对话，“现在”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这个坐标的建立，对于确证我们是谁、中国是什么，意义重大。当代文学中何以充满陈旧的写作，甚至很多写作者可以多年在帝王将相的故事中流连忘返，就因为没有“现在”的视角，更没有来自“现在”的负重——我们是什么，我们面临着怎样的精神难题，我们如何被一种并非构成自身的经验所劫持，我们如何在一种无意义的碎片中迷失自己，这些问题在写作中都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多数作家也拒绝面对和回答。现实如此喧嚣，精神却是静默的；作家常常为历史而哀恸，唯独对“现在”是不动心的。“时间总是不间断地分岔为无数个未来”，这种景象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常见，时间似乎丧失了未来的维度，只是用来回望的；作家正在丧失面对“现在”的勇气和激情，此时的经验也正在被蔑视。

我想，当代文学的一切苍老和暮气，多半由此而来。而我更愿意看到思考“现在”、书写“今天”的写作，渴望从“现在”的瞬间中看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时间里的写作，也是超越了时间的写作。

2018年11月15日广州

写作无权蔑视“现在”

——代序《2018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 | 谢有顺

……001

九重葛 | 郭爽

……001

雨水里的天堂 | 胡性能

……046

现实顾问 | 李宏伟

……079

生还 | 田瑛

……127

法兰西内衣 | 卢一萍

……153

赛洛西宾 25 | 大头马

……182

上岭村丁酉年记 | 凡一平

……210

鳄鱼猎人 | 邱华栋

……243

折叠术 | 陈崇正

……273

白岛 | 罗伟章

……298

九重葛

— 郭爽

1

袁园遇见章美玲，是大年廿八晚六点。腊月间天黑得早，院子里的人和树被夜色掩盖了。袁园也就没看见站在九重葛阴影下的章美玲。

章美玲倒是早就看见了袁园。路的尽头“哗啦啦”响起行李箱拖动的声音。尽头一座大门，琉璃瓦盖下四根印度红大理石方柱，柱子间夹着保安室。袁园冲保安室方向点了点头，迎着橘色路灯和九重葛填满的道路往院子深处来。

从身边擦过后，章美玲开口喊：“袁园！”两人定睛对视，袁园喊：“章阿姨！”顿了两秒又说，“你，怎么在这里？”

二楼人家亮着灯，窗户紧闭。章美玲疑心那似有似无

的一声“呜”，是狗挨了打，或被掩了口鼻。她不能就这样走掉。但杵在这里太久，寒气一点点渗进手脚，又动摇了她的意志。

袁园盯着她问，她只好说：“好冷哟。”

“你回来了？”

“狗儿不听话。”章美玲伸手指指二楼人家。

“找保安去敲门？”袁园也不确定这家住了什么人。

章美玲连连摆手：“你先忙，你先忙。”

袁园记下章美玲的电话，就走了。但脚步离开后，身子却回转，看了看树荫下的章美玲。

章美玲仍口齿清晰，戴文雅的珊瑚红金属框眼镜。即使手指上没有沾着粉笔灰，也让人难忘她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只是，与她老师的身份相比，这些年来，她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美人及不伦恋的主角。关于后者，更通俗的说法是——荡妇。

“荡妇”这个几近永恒的谈资，在袁园回家的当晚，就出现在与父亲母亲的谈话里。

跟往常一样，父母等待她说一路见闻，从话语里剥出点新鲜事，给两个老人带来些外面的气息，好把又一个冬夜打发过去。袁园也就像往常一般说起来，日常与旅途，尤其旅途中的村寨、溪流、稻田、苗人。真正的际遇，那些关于人的，她最后才说。

“就是口红涂得像要吃人的那个吧。”母亲说。

“她呀。”父亲说出半句话。

“老得让人认不出呢。”袁园说。

“五十多了吧。”母亲计算。

“当年人人觉得她美。”袁园嘀咕。

“人人？”父亲又是半句话。

“我们这些女学生，都羡慕她的衣裳和口红。”

袁园与母亲议论了几句女人的装扮与衰老。

母亲突然说：“她那个丈夫，又有了新的人呢。”

林冬莹记得章美玲。除了她曾上过女儿的语文课外，她更记得些别的。比如，她看上了别人的丈夫，亦忘掉了自己的丈夫，还忘记了所谓“为人师表”，离婚结婚闹得工作差点丢掉。很难说是哪些原因，让她在言语里对章美玲刻薄。

“她好像搬回来了。”袁园想起来似的。

“比她小二十来岁，小妖精。她有的受了。”林冬莹细密说着听来的情节，

怎么讲都是荒诞。好不容易结成新的婚姻，也没经得起更多的时间。或许那丈夫原本就荒唐。

“你从哪里听来这些乌七八糟的。”袁天成吐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退了休也不活动，天天闷在家里头，晓得什么？”林冬莹嗔他。

袁园倒是想起别的事来：“房子空了这么多年，还能住吗？”

“好男不养猫，好女不养狗！”林冬莹不像是在回应女儿。

这些算起来相识，但其实与袁家并无关系的人和故事，日复一日在餐桌上被咀嚼吞咽。曾经，父母也会参与这种三人之间的游戏。像玻璃跳棋，三人各踞一角，轮番跳跃，争先恐后。但这些年，他们说得太少了，似乎他们所知的那些人和事，都在被一个叫死亡的窟窿吸走。他们也就显出沉默来。

高铁去年底终于修通了。回乡的路，从沉闷的飞机旅程，变成了更加沉闷的高速火车。车子摆着细长的身体，从海平面的高度往崇山峻岭中攀爬。据说这些山，远古时都是海，所以沟壑纵横，险峻逼人。窗外一片暗色，隧道紧咬着隧道，只剩二等车厢里惨白的灯光，映照出旅人一张张疲惫的脸。

高原最冷的时节，雨下到半空就成了冰珠子，等到了地上，则结成一片一片的薄冰。冰覆在泥浆上，污脏难辨，徒添凶险。

这样的气温里，九重葛罕少绽出花朵，但枝条高企，叶片常绿，也是冬日一景。袁园大学毕业后居住的城市在北回归线以南，四季不分明，夏天最盛时，立竿不见影。九重葛在那里几乎四季开花，尤其在天桥，往往一大片垂下，如瀑如云。这植物的架势靠的是枝条的气力，常见往上生长、活泼野蛮的枝条。但花朵其实很小，漏斗形，一生三朵嵌在包叶里。包叶薄如纸，夹进书本里迅速失水。

袁园小时候，袁天成有阵子喜欢弄盆景。这方水土出兰草、奇石，天生好材料。袁天成指着九重葛跟女儿说：“这花最顽强，剪一枝，插进土里就能活。”

大概因为生命力强，建这座家属院时，沿着道路两边植下的九重葛，很快生根蓬勃。二十年下来，九重葛成了院子里最热闹灿烂的植物。只是这花也不是全都好，花开固然如火如荼，但总不肯凋落，花褪色后也企于枝头，将衰败后的颓唐污脏一应奉上。

袁园还在刚到家的怅然中神游，林冬莹一句话却击醒了。母亲说：“你顾叔叔就要放出来了。”

按林冬莹的说法，顾言刚减了刑，还有大半年就刑满释放。这个消息，让袁家餐桌上的氛围闪回到多年前。林冬莹在意的，是顾言刚出来后，会不会回到小城生活。袁天成他关心，顾言刚这些年在牢里过得可好，顾家有没有新的打算。他们都催促女儿，你快去跟恬恬聊聊，聊聊啊。

袁天成说起顾恬，总亲热地称呼“恬恬”，有时候，也会用顾言刚唤女儿时的名字，“老恬”。袁天成叫顾恬作“老恬”的那些年月，袁园和顾恬都还是小朋友。袁园喊顾言刚“顾叔叔”，顾恬喊袁天成“袁伯伯”。顾叔叔和袁伯伯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顾恬和袁园几乎每天都玩在一起，睡在一起，扎一个款式的小辫，对着相机摆出一模一样的动作。两个爸爸在篮球场的哨子声里跑来跑去，两个孩子就扯杂草，捡落叶，假结婚。所有的蚂蚁和麻雀都认识了她们。

现在，退休后的袁天成被熟人唤作“袁伯”，两个女儿也过了三十岁，有点老了。他却只能依靠女儿去打听消息，他的好朋友顾言刚，可还好。

袁园没有马上联系顾恬。顾言刚入狱后，顾家在这院子里只剩房子的空壳。顾太太朱虹跑到服刑地所在的小县城守着，个别念旧情又还有点能量的老同事，慢慢帮她把工作调动去了小县城的国企。女儿顾恬呢，跟袁园一样，早已考上外地的大学，离了家。这么算起来，顾恬已有十年没回来过了，或者说，顾家从这院子里，已消失了十年。

袁园缩在被子里翻顾恬的朋友圈。如果说，从五岁到十七岁，一起长大的经历让两人有某些共同点的话，大概是抛不下的自尊。报喜不报忧，顾恬发的都是值得高兴的事。袁园也就在发送信息的界面止步了。真有什么的话，顾恬自然会开口。她们都这般要强。

年三十晚上，袁园在一堆信息里看到顾恬的问候，果然是干脆简洁的：“新春大吉，阖家美满！我初二回来，到时约？”袁园直接回：“初二来我家吃饭。”顾恬问：“袁伯伯还好？”袁园回：“身体还可以。你来他肯定高兴。”顾恬发来一串笑脸：“好，我来给袁伯伯拜年。”

顾恬搬了箱猕猴桃来。林冬莹看一眼，招呼她吃车厘子。暗红色的果实在盘子上堆出个小山包，瓜子花生之类的便宜货倒是不见踪影。袁园不作声，跟袁天成一样，老老实实对着眼面前的茶杯。

“阿姨的手艺你还是记得的吧，啊？”林冬莹堆出些笑容来。她从小就教

育袁园，不要动不动就跟人笑，穷亲戚脸上最爱带笑，因他们除了笑什么也拿不出来。偶尔，笑容闪现的时刻，她让女儿去领悟到底是什么用意。

在她的笑容攻势下，顾恬也笑了笑：“好啊，阿姨的手艺我怎么会不记得。红烧肉！”两个女人手牵着手，差点就要头挨头来显示亲密。

四个人，四杯茶。袁天成循着袁园事先铺垫过的细节，问候着顾恬和顾家的种种变化。顾恬也由着他，顺着无关痛痒的谎话继续用谎话作答。顾叔叔好着呢，顾太太也是。顾恬也好着呢，顾恬的丈夫和孩子也是。外地的生活，自有外地生活的滋味呢。袁天成于是松软了，在话语里幸福着。

顾恬的一句话，却让袁天成意外。她淡淡说：“这次回来，要把我们家房子卖掉。”

袁天成怔怔道：“卖掉？”

“8月份我爸爸时间就到了。我做点准备。”

“是你爸爸的意思？”袁天成不解。

“他不晓得这些。”顾恬喝一口茶。

“卖了你们住哪里呢？”袁天成皱眉头。

“袁伯伯，这里这么多人恨他，回来住不得。你晓得的嘛。”

林冬莹这时却是一句话没有，只招呼吃车厘子：“吃这个，恬恬，对皮肤好。”

袁园把母亲塞进手里的一颗车厘子放下，说：“顾叔叔跟你去北京住，到时候？”

“不管是北京还是哪里，反正是不住这里了。”

沉默了半天的袁天成突然说：“其实回来也没什么。你看对门，还有楼上，哪个不是又回来住在这里呢？”

袁园想起了她以前跟母亲说的一句玩笑话：“现如今，我们这栋楼，楼上楼下住的都是劳改犯。”林冬莹听了这话大笑。袁天成听了，却是恼恼地沉默。

“哎呀，袁伯伯，我爸爸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顾恬说完这句，一口气吃了四五个车厘子。

顾恬一走，林冬莹就品评顾恬的穿着打扮：“粉扑成那个样子，还盖不住满脸的斑。”“个子也太矮了，像是十几岁后就没有长高过。”

袁园和袁天成都没有接话。父亲在想什么，那覆满灰白头发的后脑勺并没有显露。但母亲的话，却多少激起袁园心里积灰的情绪。与父亲和顾叔叔的友谊、袁园与顾恬的友谊相比，母亲从不认为也不表现出与顾家的友谊。不好的日子里，她对顾家的厌恶与嫉妒在言语里递增。好的日子里，谈到顾家的不幸

或霉运，也只是“唉”一声，然后说些“怪不得别人”之类的话。并非母亲是个恶毒的人，很多时候，她只是把袁园和父亲藏而不露的心思一字字抛掷进空气里。像大部分时候，这个由沉默的父亲和安静的女儿组成的家庭里，总需要生机盎然的母亲来搞出一汪活水一样。

“都这样了，他家还端什么架子。”林冬莹嘟囔。

“卖了也是几十万。”袁天成说。

“几十万”几个字似乎对林冬莹产生了效果，她说：“对啊，顾言刚放出来，连工资都没得。”

袁天成被这句话提醒了似的猛抬头，却不肯再说话。

“你那点退休工资，大病是不敢生的，打打小麻将倒是够了。”林冬莹笑说。

三人并没有沉默太久，沙发上一只手机叫起来，唱的是儿歌。“有三只小熊住在一起，熊爸爸、熊妈妈、熊娃娃。熊爸爸身体强壮，熊妈妈美丽漂亮，熊宝宝呀好可爱哟，一天一天长大了。”

3

袁园开门把手机递给顾恬：“我送你出去。”下了楼，袁园站在楼梯口摸火机，才说是想出来抽烟。

“三只熊啊。”袁园说。

“三只熊？”顾恬抬头。

“你的手机铃声。”

“哄孩子。”

钥匙在锁孔里翻来覆去转了好多遍后，顾恬终于用力一把推开了门。门“呀”一声像发出预警，空荡荡房子里回旋着的风向她们涌来。

“家具呢？”袁园问。

“当时都搬走了嘛。”顾恬答。

两人在顾家旧居里打转。顾恬检查每一扇窗户、每一道门、每一个锁孔。顾恬似乎并不像她所说的，是带袁园来看一眼，估估价。倒像在执行某种工序，用一对眼一双手，扫描、录入、归档、存储。把这套房产证上写着“顾恬”的房子收纳折叠、反转变形，塞进她隐形于心口、小叮当的百宝袋里去。

雨一丝一丝下坠，接近零度空气里的雨，让电缆上结出亮晶晶的冰碴。袁园揣在大衣口袋里的手，不自觉地捏成两个拳头，想要蓄住一点热气。顾恬则

直接搓起手来，大概那一串丁零啷当作响的钥匙，太凉了。顾恬还是比袁园矮半个脑袋，维持着她们十五岁时就已固定的身高。

顾家旧居与袁家一样，都是三室一厅。同样面积，同样格局。顾恬和袁园曾经的房间，也是这三居室里的同一间次卧。只是她们的房间看出去，不是同样的风景。当年集资建房，知道两家将会住进同一栋家属楼，两个孩子兴奋了很久。袁家在二楼，顾家在五楼，步子快一点，到对方家只需要一分钟。

如今，从顾家五楼朝南的窗户看出去，已经不是袁园记忆中的景色。

远处，小城里长出新的丛林。簇集的商品房，照搬沿海城市的塔楼样式，似乎一夜之间就立起来。连绵冻雨抽干了天空的颜色，灰色天际线直压塔楼顶尖。

家属院围墙多年未维护，墙体早已被雨水侵蚀成青灰色。一墙之隔，新修的商品房小区仿欧式小洋楼，淡粉色外墙簇新扎眼。粉色小楼之间，园林别致有序，不知从哪里移来的榕树、冬青，拱照出墙这边没有的气象光景。

袁园数数墙这头的独院小楼，最早修给书记们住的房子，不多不少只六栋。老干部们多已驾鹤西去，子孙们有能力的，翻新外墙；没心思的，任墙皮褪色，木窗棂脱落。至于她跟顾恬所在的家属楼，90年代修建时还属气派，如今在外面世界簇新的映衬下，只是黯然了。房子不会迁移，十二栋家属楼仍积木一样堆在这黄金地段，组合出政府曾有的架构和它职员们的家庭。但随着政府搬迁到新区新址，跟出租车司机报地名时，家属院已变成难以形容的模糊地段。要回家，袁园一般只能说，“乐淘淘超市斜对面”。

“我爸妈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了。”袁园说。

“居然这么久了。”

顾恬的话出奇地少。

这里曾是一个崭新的顾家。顾恬房间里镶木墙裙，贴华丽墙纸。如今，蓝色窗玻璃过滤了光线，让二十年前陈旧的装修愈显衰朽沉寂。窗帘发黑变脆，只剩史努比和花生家族的图案兀自欢欣。

在这个房间里，十五岁的顾恬曾问十五岁的袁园：“为什么跟陈勇在一起？”

袁园说：“我不想呆在家里。”

后来顾恬又问过：“为什么跟陈勇分手？”

袁园说：“我不想回来了。”

如今，顾恬和袁园三十二岁。这些，自然都不提了。

说是送顾恬，两人却不知不觉间爬了楼、看了房，还不知不觉走出院子来，走到街上去。

从院子东门出来，是条南北向的主干道。往南走，东边是片厂区，宿舍学校医院自成一格。往北走，依次路过政府旧址、闹市、中学，跨过一条东西流向的河以及桥，公园、车站、商场布局在河的北岸。这些风致物事，处处可见，无甚特别，只有这条河，还有河北岸的公园，算得上全国知名。市民们都会背陈毅元帅给公园的题诗，“真山真水到处是，此处布局更天然”。也不忘说起，巴金和萧珊就是在这里度的蜜月，是爱情的福地。总之，好山好水孕育出真善美。

袁园和顾恬一起从桥上走过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这些她们从小就知道，以至于快忘记的事。公园大门挂上了迎春的大红灯笼，花盆堆叠拼凑出“春节快乐”四个字。顾恬说，走，游泳去。袁园笑了，这个天气，我们两个怕是会牺牲哦！

玩笑归玩笑，两个人还是往公园里走。不变的是河。袁园走了很多地方，但没见过哪里的水有这个颜色。大概只有那些最懂得光线和色彩的画家，才能模仿一二。夏天在河里游泳，光脚踩下去，任你是男人女人小孩老头，河都用水草回馈温柔。袁天成和顾言刚都有一身好水性，在河里托着两个女儿浮游。游累了，就翻身上船，木桨推开水草，往河的隐秘处去。不管母亲们在岸上如何抗议，两个父亲都像调教男孩一样调教着女儿的脾性。顾恬在水里搂住袁园的脖子：“千万不要放开啊，不然我要死了！”袁园于是不放手。两个人连成两个秤砣，一起沉到河底去。两个年轻的父亲哈哈笑着，捞鱼一样把孩子捞起来。

顾恬久没来公园，路却是比袁园更熟，从小，她就是方向感更强的那个。两人沿河岸一路向前，跨过石墩子垒成的“百步桥”，走去儿童乐园。小火车、碰碰车早已更新换代，还新装了小型云霄飞车。但在游乐场的边上，拆下来的一套转转车还没来得及搬走，或者是根本打算搬走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挤进去坐着。顾恬说，不晓得我们种的橘子树还在不在呢？袁园却是忘记了，我们还种过橘子树啊？顾恬笑，就在碰碰车后面，我们不是把橘子吐出来的籽全部种下去了嘛！

游乐场开业那天，两家人一起来尝新鲜。脚踏车一左一右两人位，袁天成领着袁园上去了。顾家则是朱虹带着顾恬上去了。架在半空的轨道可以俯瞰整个乐园，碰碰车、海洋球、旋转木马都没这气势。从半空看下去，顾言刚和林冬莹是两根盐柱，而当他们抬起头时，就变成了两株向日葵，要转动头颅紧紧跟随半空中的丈夫、妻子和女儿，才不致孤单。

顾恬的记忆版本是，她跟朱虹骑了上去，但骑了一截就害怕得哭起来。她下来后，朱虹不想浪费票，就独自上去踩单车。朱虹全程绷着脸，像是在完成